









述 獵 非 繩 記 載 止 菁 年 (續)

那小子。鑽頭兒纔。不知怎樣自顯能爲。試試勤鐵好。頭些日于。咱們東家。奶奶。（指柳氏。）坐車去看望親串。一路上。合他滴滴答答的說話。他以爲賞他臉啊。便道。如今地面上。盜案甚多。捕役們專會沒趣下蛆。您也該勸勸東家。凡事收斂些。雅靜些。不要只交朋友。招惹些閒雜人。萬一招爲了他。他忠心相主。你想想東家。是何等。如何有人懷疑他見強盜呢。他這一面勸勸。一面暗含着罵東家。俺不爲告訴俺話。舉發不得。早將此話。告訴東家咧。還等這時。纔擺佈他麼。那個所謂黑老哥的。便知道。告訴你。他說的人。俺一猜就着。準是那個黃白臉豎兒。說起來。沙沙的。喫喫。喫喫的都媽哩。只吃了。便知他的笑。便在車門。蹲下身去。由四牆邊摸一回。那車門竟登時大開。黑老哥笑道。真有你的。怪不得你叫他。指趕車的。弄這消息子。就當聽鍾哩。說着。腳趁入去。輔子正在張望。好趙柱。真有個機伶。便見一言不發。拖了輔子。從石轆後跑出。直闖入西邊馬廄。不多時踏聲略動。便見炳人溜溜啾啾的。拉了一匹高大黑驥兒。而出車門。黑老哥低語道。咱驥兒到手咧。便交給東村驥鍋上去吧。等事情冷下來。咱到駕肉李。指賣驥肉者。駕裏。喝他一場子。你不知驥肉李。新弄了個二婚頭顱。好漂亮。只那兩支水零零俏眼兒。就破壞人。但是漢車門。怎麼辦呢。那一人道。不必管他。大廈着門。這纔給那小子。（指趕車者。）加勁哩。於是那人匆匆趕去。道理瓶子。方暗付炳人。一席話。張仁或非盜犯。趙柱兒便道。越過這帶圍牆。便是裡院。方暗付炳人。一席話。張仁或非盜犯。兩人輕輕一翻身。直然的行所無事。不提趙柱兒。從西邊跳入。黃帝宅。且說輔子。貓兒似的踅住院。方閃至正房身某處邊。只聽左邊夾道的小角門。哎喎一聲響。輔子赶忙躡身廁邊沙堆之後。偷眼望去。却是兩個丫頭。拉着手。暗中摸索而來。一個這時吳科長。尚曉得其中另有別情。便插口問道。閑了半天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。金滿城笑道。好喎。大哥得知。這一萬塊錢。小弟已經用去了五百。一時忘記了。便隨嘴說了一萬。以致累得他。借錢當東西。給湊上了這筆花眼亂蹣。又喜歡喜。又是難受。淚珠兒。閉着眼睛。亂轉。簡直就要粘成一片。他那種心頭的滋味。臉上的神情。很難以言語形容。放下腰頭說道。這事。不曉少大人說。這五百塊錢。幾乎要了小的的命。除去跟人賒債不算外。把家中所有。當了一個精光。不怕少大人笑話。把我媳婦的褲子都當了。他囁嚅說着。不由得又掉下淚來。金滿城一見。那裡還耐得住。立時哈哈大笑起來。

但終于很勉強的忍耐住了。沒有把槍彈拔掉。當我跑下山邊去努力的喚回他的獵狗的時候。我看見那隻雌獅第一次呢。大概二十分鐘以後罷。我們終于打得了那隻最好的象。總算報答了我前此的忍耐。在印度的土著叢林中。有一種老虎。曾經被他們上了一個「吃人魔王」的混號。這就是那些曾經一度吃過人肉而再想吃的那些老虎。牠們這種愛吃人肉的脾氣。在印度的土著叢林裡。最是有名。也最是爲他們所恐怖的。同樣。有同樣的好好的老師士。也可以在南非內地的叢林中碰到。你第一次怎樣喰得人肉的吃食呢？我曾經研究過那些深居內地的柏氏民族不論究理葬死人。人是這樣。因爲身體是毛在曠原上。或森林裏。

(未完)

(續)

(未完)





